

《思想的境界》丛书



世俗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Secularity

■ 张凤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思想的境界》丛书
On the Way to Thinking
李永刚 杜骏飞 主编

世俗 胜利

The Triumph of Secularity

□ 张凤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俗的胜利/张凤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

(思想的境界/李永刚、杜俊飞主编)

ISBN 7-5004-3409-X

I. 世… II. 张… III. 西方文化 - 文化理论 - 青年读物

IV. G1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881 号

丛书策划 张相群

责任编辑 潘少平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责任印制 郑以京

封面设计 王 珩

版式设计 杨 晶

制 作 盛大华夏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政编码：100720

电 话：010-84029453 传 真：010-64030272

网 址：<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印 数：1—8000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5 次印刷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13.375 插 页：2 字 数：226 千字

定 价：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
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84029457



张凤阳

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授。

谨以此书
献给南京大学百年华诞



从书总序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自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气概，而中国的学术与思想也曾一度引领潮流，成为强大的中华文明的灵魂。然则，纵观近世以来之学术与思想界，此种气象日见衰落。当国门渐开，学人方知井中一日，世上已历千年。于是穷百年之功，为绍介西学、修补目光之事。

瞻顾方今世界，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家既已发愤图强，文明运势一日千里，就学术、思想而言，我们亦不妨谨记前人之语：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倘无涵养本国文化品质之心志，不能在世界学术与思想之林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嘹亮的声音，还是一味满足于绍介修补、乃至以人云亦云为知识之本，则虽不至于国将不国、亦必至于学将不学。要之，对一国之知识阶层而言，为学而无思想，思想而无境界，则国家必虽富亦贫、虽大而不强。此即我们不揣疏简、试推出本丛书的根本动因。

“思想的境界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众多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先以第一辑推出刊行，其意不在论定才思，而在于发鸣风尚。本丛书尝试“新学术”之格调，倡导学术之创见性、思想之敏锐性、文本之丰富性、观点之交互性；倡导身体以力行、做真学问、从细小处入手、开思想之大境界。或问，若享献不及，则如之何？曰，事在人为。

是为序。

“思想的境界”丛书编委会

2001年7月于南京大学

自序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以为是学者的一种幸运。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把自己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切肤感受作一下理论的梳理和表达。但是，当我着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的思路却绕了一个大弯。

在改革开放的国内背景和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以封闭的形式进行，而应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于一种外部的参照。虽然这种参照不能涵括更不能勾销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但它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问题应该说是有启示意义的。于是，我的研究重点就移到了



丛书

西方。

严格说来，西方学术不是我的专业而只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对西方学术的关注重点，不仅受自己知识结构的制约，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问题的兴趣。因此，西方文化及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就被我粗泛地设定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事实上，我在这个领域的一些认识和体会，既来自于对西方学术著作的研读和揣摩，也部分地渗入了我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的所感和所思。我不认为自己在从事西方文化的专业学术研究，原因就在这里。

本书的“思想”部分收录了我自 90 年代初以来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因为有些论文发表的时间距今太长，所以在收入本书的时候我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修改或重写。一般情况下，专题论文总有零散化的毛病，本书也不例外；但既然要合在一起，我挑选时还是尽可能地使它们成为一个系列。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市民德行及其合法化》、《社会契约论框架中的自由主义言说》、《传统与现代的衡平》三篇文章，相对集中地讨论了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型构问题；《工具理性的蔓延》、《技术时代的数字化生存》两篇文章，相对集中地讨论了自然的数学化和生活的数学化问题；《意义的失落与追寻》、《忏悔与表现》、《社会批判的价值依据》三篇文章，相对集中地讨论了性灵的漂泊和个性的



放纵问题；最后一篇文章《道德边界的销蚀》，多少具有总结的意味，也借别人之口相对集中地表达了我的文化批评立场。总的来说，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个性表现的放纵、大众文化的胜利，是我对西方文化现代走向的基本判断。这几个走向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冲突，但它们会同在一起，恰以矛盾的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生成及其区别于传统的品格与特质。借用舍勒的说法，我把这一文化形态转变的核心要归，称为生存标尺的重构。在本书的“对话”部分，我对西方文化的现代走向作了更为通俗的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将这部分内容同“思想”部分相参照。

应出版者的要求，本书还特设了一个“资料”部分。按照我原初的想法，“资料”作为供读者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似乎应该力求全面。但后来发现，“力求全面”要不然蜻蜓点水，要不然会使篇幅扩张到惊人的地步。所以，这部分内容最后只涉及了极个别的、人物、著作和思潮。但即使如此，工作量也相当大，我不得不请人帮忙。这个苦差事是我的同事和好友李永刚帮我完成的。李永刚是一位颇有才华和见解的青年学者。他的观点与我不尽相同，但我们能够进行心情十分愉快的沟通和交流。该书的选题，即出自他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我在与他的讨论中，获得了许许多多有益的思想启发。



关于西方文化的研究,我还要做一点系统的总结工作。我希望及早完成这项工作,以便尽快集中精力,将研究重心转到最令我感兴趣的当代中国问题上来。

张凤阳

2001.7.30



目 录

自序 (1)

[思想]

I. 市民德行及其合法化	(3)
II. 社会契约论框架中的自由主义言说	(38)
III. 传统与现代的衡平	(60)
IV. 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	(81)
V. 技术时代的数字化生存	(114)
VI. 意义的失落与追寻	(134)
VII. 忏悔与表现	(164)
VIII. 社会批判的价值依据	(181)
IX. 道德边界的销蚀	(208)

[对话] 生存标尺的重构

I. 引言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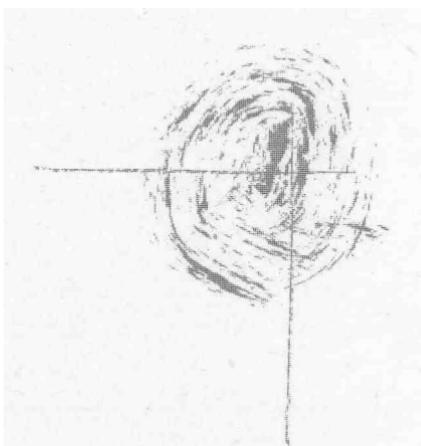
目
录



II. 世俗趣味	(261)
III. 数量规范	(273)
IV. 个性表现	(290)
V. 大众文化	(309)

[资料]

I. 人物篇	(321)
柏拉图——奥古斯丁——彼特拉克——培根——笛卡尔——洛克——卢梭——尼采——弗洛伊德——萨特——马尔库赛——哈耶克——韦伯——熊彼特——福柯	
II. 思潮篇	(358)
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	
III. 著作篇	(379)
《尼各马科伦理学》——《神学大全》——《国富论》——《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论自由》——《科学与近代世界》——《科学管理原理》——《虹》——《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恶之花》——《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思想]



世俗的胜利



I. 市民德行及其合法化

丛书

舍勒讲，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承载形式，资本主义与其被看作是一种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不如被视为一套广泛意义的“生活和文化制度”。^①倘若进一步推论说，这套制度在精神气质和体验结构方面展示了一种与传统时代迥乎不类的价值偏爱系统，那么，这种价值偏爱系统的典型特征，即在于立足此岸世界，以个人权利和主体自决的名义，寻求自然欲望的公开排释和物质利益的正当追逐。在资本主义成长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一文化变迁的要点归结为市民德行的滥觞及其合法化。

^①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2页。



城市文明与市民德行

按照文化学界的一种代表性看法，盈利欲是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原始和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尽管这种看法显得过于简单，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辨析和探究，但至少从发生学的意义来说，它的确抓住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孕育和成长过程中，挣脱禁欲伦理的束缚，确认人的自然欲望和幸福渴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使之在最少限制的自由环境里畅快淋漓地排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驱动近代观念变革和文化转型的主导潮流。

但是，如果追根溯源，排释人的自然欲望，甚至使这种欲望的排释“越出与身份相符的生活水平的观念界限”，即以贪婪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是到资本主义才发生，也不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特殊现象。夸张一点说，它遍及尘世生活的所有社会形态。但是问题在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道德规范并没有给自然欲望的公开排释赋予正当的价值意义。那些沉醉于无限制获取的人被认为抛弃了“神圣的义务”，他们只有“坏良心”。^①因此，“无商不奸”成为一种普遍的公众意

^①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页。